

第一章 痿证论治规律

一、痿的概念

〔丹溪原旨〕

四肢不能为用(《局方发挥》)

〔简要评述〕

在中医学中,“痿”历来当作一种病证来认识。《素问》有痿证专论,现行中医内科学教材中设立痿证一节,专题论治。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直接称之为痿病。该书对痿的概念表述是:“痿病是由邪热伤津,或气阴不足而致经脉失养,以肢体软弱无力,经脉弛缓,甚则肌肉萎缩或瘫痪为主要表现的肢体病证。多见于周围神经病变、脊髓病变、肌萎缩侧索硬化、周期性麻痹等。”

《素问·痿论》以五脏五体之所合,将痿分为痿躄、脉痿、筋痿、肉痿、骨痿等,探讨不同的病因、病理、病证和治疗。对痿的概念未作深入揭示。

明代医家吴崑曾有名言:“痿,犹萎也。”有助于人们对痿的概念的理解。

萎,原是指草木枯萎,这里援引作肢体痿软不用。从这一角度来认识,丹溪以“四肢不能为用”概括痿证,是较为确切的。能体现肢体筋脉弛缓、手足软弱无力这一痿证的主要特征,也抓住了与痹证等病的主要区别所在。

当然 从现代医学角度来认识“四肢不能为用”仅是一种病证表现，而多种疾病在发展过程中均会出现这一症状，要求得其病源，还需运用中医的辨证方法和现代医学的检测手段，综合运用 综合分析。

《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对痿证的概念表述，不但指出其主要症状 还点出了其病因、病理 同时涵盖了西医的病种 较为全面，可使人们有一个清晰的认识。

[附录]

痿病是由邪热伤津，或气阴不足而致经脉失养，以肢体软弱无力，经脉弛缓，甚则肌肉萎缩或瘫痪为主要表现的肢体病证，多见于周围神经病变、脊髓病变、肌萎缩侧索硬化、周期性麻痹等。（《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医药行业标准·中医病证诊断疗效标准》）

痿证是指肢体筋脉弛缓，手足痿软无力的一种病证，以下肢不能随意运动及行走较为多见，故有“痿躄”之称。根据其发病原因、部位及临床表现不同，又有皮痿、肌痿、筋痿、肉痿、骨痿“五痿”之称。多见于温热病中或热病后期 邪热灼伤阴液 筋脉失于濡养；或因温热浸淫筋脉肌肉，而弛纵不用；或因体虚久病，肝肾亏虚，精血不足，不能濡养肌肉筋骨，或瘀阻脉络等因而成。（《实用中医内科学·痿证》）

二、痿的病证表现

〔丹溪原旨〕

四肢不能为用。

肢纵不任地。

宗筋弛纵。

痹而不仁。

足不任身。（《局方发挥》）

〔简要评述〕

四肢不能为用，即手足四肢活动功能障碍，正常的活动能力减弱或丧失。肢纵不任地、足不任身，均是着重指两足的痿弱表现。不但行走无力，甚至站立都会感到足膝疲软乏力。宗筋弛纵，是筋骨痿弱无力。宗筋，即总筋，主持着人体各个关节的活动，《素问·痿论》说：“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宗筋弛纵，各个关节活动皆废，故此可表现出足不任地、手难握举等痿证症状。痹而不仁，是肌肤麻痹，对各种刺激失去正常反应，病变在于肌肉。《素问·痿论》曾指出：“痹……在于肉则不仁”。

综合丹溪所述，痿的病证表现于手足四肢软弱无力，肌肤麻木。

《素问·痿论》以痿躄、脉痿、筋痿、肉痿、骨痿归类，所述各种痿证的病证表现同中又各有稍异。

痿躄的主要病症为“皮毛虚弱急薄”。实际上，痿躄是手足痿废的通称。王冰释“躄”说：“躄，谓挛躄，足不得伸以行也。”

脉痿的主要表现为“枢折挈，胫纵而不任地”。胫，即足胫；枢折挈，王冰解释为“膝腕枢纽如折去而不相提挈”，说明就是手足关节病变。

筋痿的主要表现为“筋急而挛”，说明病在手足筋脉，拘急挛动。

肉痿的主要表现为“肌肉不仁”，说明病在肌肉，有麻木感。

骨痿为“腰脊不举”言腰脊则手足寓意其中，多表现为腰脊不能伸举，下肢痿弱。《素问·痿论》在分析痿证发病时说“有所远行劳倦，逢大热而渴，渴则阳气内伐，内伐则热舍于肾。肾者水藏也，今水不胜火，则骨枯而髓虚，故足不任身，发为骨痿”就直接提到了足痿弱难以支持身体。

概括各种痿证的病证表现特点，不难发现均有手足痿弱无力的表现。故此，一般诊断痿证即以此作为主要指征。

[附录]

黄帝问曰：五脏使人痿何也？岐伯对曰：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肾主身之骨髓，故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薄，著则生痿躄也。心气热，则下脉厥而上，上则下脉虚，虚则生脉痿，枢折挈，胫纵而不任地也。肝气热，则胆泄口苦，筋膜干，筋膜干则筋急而挛，发为筋痿。脾气热，则胃干而渴，肌肉不仁，发为肉痿。肾气热，则腰脊不举，骨枯而髓减，发为骨痿。（《素问·痿论》）

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挛短，小筋弛长，挛短为拘，弛长为痿。（《素问·生气通天论》）

三阳三阴发病，为偏枯痿易，四肢不举。（《素问·阴阳别论》）

肺脉微缓为痿，痿，偏风。头以下汗出，不可止。

脾脉缓甚为痿厥，微缓为风痿，四肢不用，心慧然若无病。

肾脉微滑为骨痿，坐不能起，起则目无所见。（《灵枢·邪气藏府病形》）

肾足少阴之脉……足主肾所生病者，……痿厥嗜卧，足下热

而痛（《灵枢·经脉》）

恐惧而不解则伤精，精伤则骨酸痿厥，精时自下。（《灵枢·本神》）

湿热痿者 雨湿浸淫 邪气蒸脾 流于四肢 自觉足胫逆气上腾，或四肢酸软肿痛，或足指麻木顽痒，小便赤涩，脉来沉濡而数，此皆湿热在下之故。所谓“湿热不攘，大筋挛短，小筋弛长，挛短为拘，弛长为痿”也。

湿痰痿者，肥盛之人血气不能运动其痿，致湿痿内停，客于经脉 使腰膝麻痹 四肢痿弱 脉来沉滑。此膏粱酒色之故 所谓土太过，令人四肢不举是也。

气虚痿者 因饥饿劳倦 胃气一虚 肺气先绝 百骸溪谷 皆失所养，故宗筋弛纵，骨节空虚。凡人病后手足痿弱者，皆属气虚。所谓脾既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而不用也。

血虚痿者 凡产后、失血后面色萎黄 手足无力 不能行动者也，宜滋养荣血。然血生于脾，往往用养血药而痿如故者，脾虚不能生血也。

阴虚痿者，酒色过度，下焦肝肾之火燔灼筋骨，自觉两足极热 上冲腿膝 酸弱痿软 行步艰难 不能久立。脉来濡弱 或左脉虽大，按之无力。

血瘀痿者，产后恶露未尽，流于腰膝，或跌仆损伤，积血不清，四肢痛而不能运动，致脉涩而芤者。

食积痿者 饮食太过 妨碍道路 升降失常 脾气不得运于四肢 手足软弱 或腹膨胀痛 或恶心暖气 右手脉洪弦滑（《证治汇补·痿痹》）

三、痿的病因病理

[丹溪原旨]

热(热伤肺 , 气虚成痿)

痰湿。

湿热 (燥金受湿热之邪 , 绝寒水生化之源)。

血虚 (嗜欲无节 , 水失所养)

气虚。

瘀血。(《金匱钩玄·卷第二·痿》、《丹溪治法心要·卷六 痿》)

[简要评述]

热、痰湿、湿热、血虚、气虚、瘀血均是导致痿证发生的原因。

热 多由于感受温热病邪 致肺热薰灼 或燥热伤肺 津枯成痿 , 主要病理乃在于肺热。《素问·痿论》既说肺热叶焦发为痿躄 , 心气热生脉痿 , 肝气热生筋痿 , 脾气热生肉痿 , 肾气热生骨痿 ; 又说五脏因肺热叶焦 , 发为痿躄。可见五脏病热均可累及于肺 发为痿证。即如《医宗必读》所说:“ 五脏之热火薰蒸 则金被克而肺热叶焦 , 故致疾有五脏之殊。” 温热病邪犯肺 , 或燥邪伤肺 或病后邪热未清 肺金受邪热薰灼 肺主一身之气化、朝会百脉、输布津液于全身的功能就会戕伤 , 以致筋脉失其濡养 , 不能维持正常的运动功能 , 故痿弱不用。即如《沈氏尊生书》所说:“ 若起居失度 嗜欲无端 饮食非宜 以致火动 热邪乘金 肺先受克 , 内则叶焦 , 外则皮毛虚弱 , 由是而着于筋脉骨肉 , 则病生痿躄。”

热的另一大因素是内伤阴精 , 虚热由生。《儒门事亲》曾指出:“ 痿之为状 两足痿弱不能行用 由于肾水不能胜心火 心火

上烁肺金 肺金受火制 六叶皆焦 皮毛虚弱 急而薄著 则生痿
 躄……大抵痿之为病 皆因客热而成 好以贪色 强力过极 渐成
 痿矣。”各种原因耗伤阴精 会引起火热由生 翕然而起的火热会
 更加耗伤阴精，于是，筋脉失其滋养，便生痿证。

痰湿致痿，是在脾虚生湿或水湿邪侵的基础上，湿盛生痰，
 痹阻筋脉，络道不利而引起。脾胃为水谷之海，气血生化之源，
 主润筋脉。脾运健旺，化源不衰，气血充沛，脏腑经脉皆得濡润，
 若运化失健 后天不充 肢体失滋 痿证便由此而生。同时 脾虚
 运馁，又能聚湿酿痰。丹溪曾说，痿证有因湿多者。脾病不能转
 输精微，筋脉反受湿淫，犹如生物之濡润有余，反成水滞，故而
 成痿。

湿热多由于久处湿地，或涉水淋雨，感受外来之湿邪，积渐
 不去，郁而生热，壅滞络脉，影响气血运行，以致筋脉弛缓不用，
 成为痿证。《素问》说：“湿热不攘 大筋挛短 小筋弛长 挛短为
 拘 弛长为痿。”丹溪解释说：“湿郁为热 热留不去 大筋挛短者，
 热伤血 不能养筋 故为拘挛 小筋弛长者 湿伤筋 不能束骨 故
 为痿弱。”《金匱钩玄》、《丹溪心法》就载录了有关湿热致痿的证
 治。临床所见，饮食不节，蕴湿积热，或湿邪积久不去，郁而化
 热 均可浸淫经脉 影响气血运行 变生痿证。

血虚，丹溪所说的血虚实际上包括了肝肾阴精的亏虚，也即
 “阳常有余阴常不足”之“阴”的亏虚。故说“嗜欲无节 水失所
 养”而肺热生痿。“嗜欲无节”必然伤及肝肾精血 精虚则不能
 灌溉 血虚不能营养 复因阴虚生热 又更灼伤津液 筋骨经脉因
 而失去濡养 致生痿证。《素问·痿论》说：“思想无穷 所愿不得，
 意淫于外 入房太甚 宗筋弛纵 发为筋痿。”张景岳曾说 痿证因
 “元气败伤则精虚不能灌溉，血虚不能营养者亦不少矣”，即属
 此类。

气虚，多由于饮食不节，过食膏粱厚味，脾胃损伤。脾主四肢肌肉，《素问·太阴阳明论》说：“脾病而四肢不用，何也？岐伯曰：四肢皆禀气于胃，而不得至经，必因于脾，乃得禀也。今脾病不能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气日以衰，脉道不利，筋骨肌肉皆无以生，故不用焉。”《证治汇补》说得更明确，指出：“气虚痿者，因饥饿劳倦，胃气一虚，肺气先绝，百骸溪谷，皆失所养，故宗筋弛纵，骨节空虚。”

瘀血，多由于血液瘀阻不得畅行，以致四肢失其运养而致痿。血溢脉外即为瘀血，血溢的原因有产后恶露未尽，流于腰膝的，也有跌打损伤，血液瘀阻不得畅行的，也有血虚或气虚而致血行瘀阻的，以致四肢失其运养而成痿证。尤其中风以后，因经络血液凝聚不行，常可使手足麻木，痿废不用，日久不愈。

[附录]

肺主身之皮毛，心主身之血脉，肝主身之筋膜，脾主身之肌肉，肾主身之骨髓，故肺热叶焦，则皮毛虚弱急薄，著则生痿痹也。

肺者，藏之长也，为心之盖也。有所失亡，所求不得，则发肺鸣，鸣则肺热叶焦。故曰：五藏因肺热叶焦，发为痿痹，此之谓也。悲哀太甚，则胞络绝，胞络绝则阳气内动，发则心下崩，数溲血也。故《本病》曰：大经空虚，发为肌痹，传为脉痿。思想无穷，所愿不得，意淫于外，入房太甚，宗筋弛纵，发为筋痿，及为白淫。故《下经》曰：筋痿者，生于肝，使内也。有渐于湿，以水为事，若有所留，居处相湿，肌肉濡渍，痹而不仁，发为肉痿。故《下经》曰：肉痿者，得之湿地也。有所远行劳倦，逢大热而渴，渴则阳气内伐，内伐则热舍于肾，肾者，水藏也，今水不胜火，则骨枯而髓虚，故足不任身，发为骨痿。故《下经》曰：骨痿者，生于大热也。（《素问·痿论》）

诸痿，热伤血脉病也。盖火热之邪，伤及血脉，皆能发为经筋、骨髓、血脉、肌肉、皮毛之痿。然其病之源则以肺为主。以肺燥居上，主气畏火，而行治节。必金清而复气行。充于一身之筋骨血肉皮毛间，何至于痿？若起居失度，嗜欲无端，饮食非宜，以致火动。热邪乘金，肺先受克，内则叶焦，外则皮毛虚弱。由是而着于筋脉骨肉，则病生痿躄。所以然者，肺为诸脏之长，又为心盖。一切起居嗜欲饮食，皆足伤气，气伤即肺受之而亦伤。且心火上乘，肺气虚而受其乘，必金病为喘鸣。金失清肃，火留不去，故肺热叶焦。五脏因肺热自病，气不行，发为痿躄也。（《杂病源流犀烛·诸痿源流》）

痿者，手足痿软而无力，百节缓纵而不收也。圣人以痿病在诸证为切要，故持著篇目，分五脏之热名病，其所属皮、脉、筋、肉、骨之痿，致足不任于地。及叙五脏得热之邪，则以一脏因一邪所伤。观其微旨，是用五志、五劳、六淫，从脏气所要者，各举其一以为例耳。若会通八十一篇而言，便见五劳、五志、六淫，尽得成五脏之热以为痿也。何则？言肺气热则皮痿，因有所失亡，所求不得者，与他篇之谓始富后贫，虽不伤邪，皮焦筋屈，痿躄为挛者，同是一于七情之不扬。若《病机》之谓，诸痿喘呕，诸气膈郁，皆属于上者言之，即此可推，何热而不为痿，何脉而不为热也。如言心气热为脉痿，因得之悲哀太甚，阳气内动而血崩，大经空虚，乃为脉痿，此以心为神明之官，主脉为要者言也。及乎推之五脏，各有神，各有志。若怒则气上逆，甚则呕血之类，亦五志所动，以热伤血，血逆行于经脉，亦必空虚，有若形乐志苦，病生于脉，则是五志皆得以痿其脉，不独悲哀一因也。且五志之在各脏，自伤其所属。若怒甚，筋纵其若不容，与形乐志乐，病生于肉，形苦志乐，病生于筋。又若忧恐喜怒，因太虚则五脏相乘，故病有五五二十五变，皆至于大骨枯槁，大肉陷下之病，其神志在

五脏之为热病者不可胜计。如言肝藏气热，因思想无穷，所愿不得，犹肺之所求不得也。其入房太甚，宗筋弛纵，亦犹肾之远行劳倦也。即此可见五劳各得伤其五脏所合之皮肉筋骨矣。如言脾脏气热，因得之有渐于湿，以水为事者，若岁运太阴湿土司天在泉之湿，皆致肌肉痿，足痿不收，此是以五脏中举外感者为例耳。诸脏皆然，少阴之复为骨痿，少阳之复为脉痿，阳明司天之政，四之气亦为骨痿，厥阴司天，风气下临，脾气上从，而为肌肉痿。有因于湿，首如裹，湿热不攘，大筋挛短，小筋弛长，挛短为拘，弛长为痿。《灵枢》有八风之变。或伤筋，或伤肉，或伤骨，与邪客筋骨间者，热多则筋弛、骨消、肉烁。夫其外淫而生五脏痿病者如此。然有不言邪，止从经脏之虚而论者。谓脾病者，身重，肌肉痿，足痿不收，行善痠。谓肾虚者，为跛为痒。谓三阳有余三阴不足为偏枯。谓足少阳之别，虚则痿躄，坐不能起；足阳明之别，虚则足不收，胫枯。又有饮食所伤，味过于咸，则大骨气劳，味过于辛，则筋脉沮弛。与夫膏粱之人，病偏枯痿厥。已上所陈，止就本条足痿不用者言耳。至若五脏尽热，神昏仆倒，手足俱不用，世俗所谓瘫痪者，岂非亦是痿之大者也。又若下条肺痿之为痿病者，而《经》又有心气痿者死，则是五脏尽有其痿，盖可知矣。《原病式》论小便遗失，谓肺热客于肾部，干于足厥阴之经而气血不得宣通则痿痹，故神无所用而不遂其机，因致溲便遗失。由是论之，凡神机气血，或劣弱，或闭塞，即脏腑、经络、四属，若内若外，随处而不用。故《内经》重其事，叠出诸篇，后之览者，竟失其旨。集方论者，或并见虚劳证，或并见风门。赖丹溪始发挥千余年之误，表而出之，而复语焉不详，可惜也！（《证治准绳·痿痹门》）

《经》云：肺热叶焦，则生痿躄。又云：治痿独取阳明。以及脉痿、筋痿、肉痿、骨痿之论。《内经》于痿证一门，可谓详审精密

矣。奈后贤不解病情，以诸痿一证，或附录于虚劳，或散见于风湿，大失经旨。赖丹溪先生特表而出之，惜乎其言之未备也。夫痿证之旨，不外乎肝、肾、肺、胃四经之病。盖肝主筋，肝伤则四肢不为人用，而筋骨拘挛。肾藏精，精血相生，精虚则不能灌溉诸末，血虚则不能营养筋骨。肺主气，为高清之脏，肺虚则高源化绝，化绝则水涸，水涸则不能濡润筋骨。阳明为宗筋之长，阴阳虚则宗筋纵，宗筋纵则不能束筋骨以利机关，此不能步履、痿弱、筋缩之症作矣。（邹滋九书《临证指南·痿门》后）

朱丹溪论治痿证，以五行生克制化分析病机，重视各脏腑之间的互相影响，尤其注重肺脾在痿证发病中的作用。

痿证由于肺热叶焦，肺热由于火气薰灼，而火之偏胜咎在水亏不济。丹溪说的“若嗜欲无节则水失所养，火寡于畏而侮所胜，肺得火邪而热矣”即是指此而言。细究水亏火胜之由，丹溪指出五行之中，惟火有二，肾虽有二，水居其一，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故《经》曰一水不能胜二火。二火者，心之君火、肝肾之相火也。肾居下焦，内寄相火，肾阴下亏，既不能上济于心，心火焰旺，又能使相火失于蛰藏，妄动暴虐，肺金受刑，失却宣发，皮肉筋脉因此而痿。

脾胃为水谷之海，气血生化之源，主润筋脉。脾运健旺，化源不衰，气血充沛，脏腑经脉皆得输润；若运化失健，后天不充，肢体失滋，痿证由生。同时，脾虚运馁，又能聚湿酿痿。丹溪说，痿证有湿多者。脾病不能转输精微，筋脉反受湿淫，犹如生物之濡润，有余反成水涝，没有不成痿者。且湿蕴久便生热，湿热又为成痿之一端。《经》云：“湿热不攘，大筋挛短，小筋弛长，挛短为拘，弛长为痿。”丹溪释云：“湿郁为热，热留不去，大筋挛短者，热伤血，不能养筋，故为拘挛；小筋弛长者，湿伤筋，不能束骨，故为痿弱。”《金匱钩玄》、《丹溪心法》就载录了有关湿痰、湿热的证

治。临床所见，饮食不节，蕴湿积热，或湿邪积久不去，郁而化热，均可浸淫经脉，影响气血运行，变生痿证。

从五行生克制化观点出发，丹溪论脾病致痿，还注意到肝木和肺金的影响。即其所说的“肺受热则金失所养，木寡于畏而侮所胜，脾得木邪而伤矣”。脾伤由于肝木横逆，而木之胜在于肺金不清。肺金司降，肝木主升，两相制约，升降有度，则有裨脾运，即所谓金能制木，木能疏土。若肺失肃降，金不能制木，则肝气横逆，克伐脾土，反碍脾运，化源不济而肢体随废。（施仁潮，朱丹溪论治痿证探要，江苏中医杂志，1986(3):14）

四、痿的治疗原则

〔丹溪原旨〕

泻南方补北方。

……诸痿生于肺热，只此一句，便见治法大意。《经》曰：东方实，西方虚，泻南方，补北方。此固是就生克言补泻，而大经大法不外于此。东方，木，肝也；西方，金，肺也；南方，火，心也；北方，水，肾也。五行之中，惟火有二，肾虽有二，水居其一。阳常有余，阴常不足。故《经》曰：一水不胜二火，理之必然。肺金体燥而居上，主气畏火者也；脾土性湿而居中，主四肢畏木者也。火性炎上，若嗜欲无节，则水失所养，火寡于畏，而侮所胜，肺得火邪而热矣。木性刚急，肺受热则金失所养，木寡于畏而侮所胜，脾得木邪而伤矣。肺热则不能管摄一身，脾伤则四肢不能为用，而诸痿之病作。泻南方，则肺金清而东方不实，何脾伤之有？补北方，则心火降而西方不虚，何肺热之有？故阳明实则宗筋润，能束骨而利机关矣。治痿之法，无出于此。骆隆吉亦曰：风火既炽，当滋肾水。东垣先生取黄柏为君，黄芪等补药之辅佐，以治诸痿，而无

一定之方。有兼痰积者 有湿多者 有热多者 有湿热相半者 有挟气者 临病制方 其善于治痿者乎(《局方发挥》)

[简要评述]

泻南方补北方是丹溪论治痿证的重要原则，其中的南方指代火，北方指代水，也就是说采用泻火补水的治疗方法。

这一治疗原则，是丹溪从五行生克制化观点出发而提出的，可以说是认准了脾病致痿这一主要的发病机理，还注意到了肝木和肺金的影响。即其所说的“肺受热则金失所养，木寡于畏而侮所胜，脾得木邪而伤矣”。脾伤由于肝木横逆，而木之胜在于肺金不清。肺金司降 肝木主升 两相制约 升降有度 则有裨脾运 即所谓金能制木 木能疏土。若肺失肃降 金不能制木 则肝气横逆，克伐脾土，反碍脾运，化源不济，肢体随废。

痿证之成 病在肺脾 肺脾之所以病 根由水亏火旺“泻南方则肺金清而东方不实，何脾伤之有？补北方则心火降而西方不虚 何肺热之有 故阳明实则宗筋润 能束骨而利机关矣。”泻南 法在制火 立足于清金保脾 补北 法在壮水 着眼于降火保肺。既顾及肺热叶焦病理特点，又不悖独取阳明治痿大旨，水壮火制 肺热无生 脾自健旺。

[附录]

痿，断不可作风治而用风药。《素问》有五等……，说之甚备。健步丸可用 黄柏、苍术 此治痿要药(《丹溪衣钵》)

夫足阳明为水谷之海，以为阳虚而宗筋不用似矣。何以病痿之人有两足不任身而饮食如故，其啖物反有倍于生人者，何也？岂阳明之气旺，而水谷入海，独不能运化精微以强筋骨乎？何饮啖日盛，形体日肥，而足痿不能用也？则知阳明之虚，非阳明之本虚 而火邪伏于胃中 但能杀谷 而不能长养血气 生津液 以灌溉百骸，是以饮食倍于平人，而足反为之不用。此所谓壮火

食气而邪热不杀谷也。阳明之邪热，原是肺热中传来，故治痿独取阳明者，非补阳明也。治阳明之火邪，毋使干于气血之中，则湿热清而筋骨强，筋骨强而足痿以起。张子和尝言：痿病皆因客热而成，断无有寒。丹溪亦云：治痿以清热为主，不可作风治，用药诚得取阳明之义者矣。（《质疑录·论泻南补北不可以治痿取阳明》）

诸痿之病未有不因阳明确而得者，何以言之？按《灵枢》有谓真气所受于天，与谷气并而充身也。又谓谷始入于胃之两焦，以溉五脏，别出两行，荣卫之道。其大气之搏而不行者积于胸中，命曰气海。《素问》则谓足太阴者三阴也，其脉贯胃属脾络嗌，故太阴为之行气于三阴。阳明者表也，五脏六腑之海也，亦为之行气于三阳。脏腑各因其经而受气于阳明，故为胃行其津液。四肢不得禀水谷气，日以益衰，阴道不利，筋骨肌肉无气以生，故不用焉。而冲脉者出于肾下，与任脉起于胞中，治血海，亦云为五脏六腑之海也，五脏六腑皆禀焉。其上行者渗三阳，灌诸精；其下行者渗三阴，灌诸络而温肌肉，与阳明宗筋会于气冲。因言阳明确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即此而观，真气者天之道也，谷气者地之道也，地非天不生，天非地不成。是故真气与谷气并，而后生成形气之道立矣，故阳明确，于五脏无所禀，则不能行血气，营阴阳，濡筋骨，利关节。气海无所受，则卫气不能温分肉，充皮肤，肥腠理，司开阖。血海无所受，则上下内外之络脉空虚，于是精神气血之奉生身周于性命者劣弱矣。故百体中随其不得受水谷气处，则不用而为痿，治痿不独取阳明而何哉？丹溪以《难经》泻南补北之法，摘为治痿之方，亦是举其例耳。（《证治准绳·痿痹门》）

痿者，痿弱无力，举动不能也。《经》言五脏皆能使人痿，以五脏各有所主，如肺主皮毛，心主血脉，脾主肌肉，肝主筋膜，肾

主骨髓 所主不同 故有脉痿、肉痿、筋痿、骨痿之异。然《经》又谓五脏因肺热叶焦，发为痿躄，足弱不能行也。言五脏之痿，皆因于肺气之热，致五脏之阴俱不足，而为痿躄。五痿虽异，总曰痿躄 悉因肺热。其论肺热之由 谓有所失亡 所求不得 则肺志不得伸，郁而生火，发为肺鸣而喘息有声。鸣则肺热叶焦，皮毛虚弱而为急薄。热气留着不去，而及于筋脉骨肉，则生痿躄，此自肺而病及他脏也。而心脾肝肾，亦各有因热致痿之由。谓大经空虚，发为肌痹，传为脉痿者，生于心气之热。又谓居处湿地，肌肉濡渍，发为肉痿者，生于脾气之热。又谓入房太甚，宗筋弛纵 发为筋痿者 生于肝气之热。又谓水不胜火 骨枯髓虚 发为骨痿者，生于肾气之热，此自他脏而病及于肺也……夫病而至毛败爪枯齿槁等症，则势已濒危，而治之诚难。改其论治之法，则言治痿独取阳明，以阳明为五脏六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聚于前阴，为诸筋之会。凡一身之筋皆属于此，主束筋骨而利机关。故阳明确则宗筋纵，腰间带脉不能收引，故足痿不用，此所以独取阳明也……《经》言治法 亦随五脏见症各调 而独取阳明胃经者，以胃主纳水谷，化气血以灌溉于四肢。阳明确则五脏无所禀，不能行血气，濡筋骨，利关节。故肢体中随其不得受水谷处，即不用而为痿，不独取阳明而何取哉？取阳明者，或清胃火以救肺热，或培胃土以生肺金皆是也。丹溪有云：泻南方则肺金清而东方不实，何胃伤之有？补北方则心火降而西方不虚，何肺热之有？斯言意实相同。盖泻南则金不受邪而水有所生，补北则金不受窃而火有所制，同一救肺也。故学者诚能本此施治，其于痿证，思过半矣。（《顾氏医镜·症方发明》）

丹溪治痿，泻南方补北方法，泻南方则肺金不受刑，补北方则心火自下降。俾西方清肃之令下行，庶肺气转清，筋脉骨肉之间 湿热渐消而痿可愈也。然《经》云 治痿独取阳明 何也 盖

阳明为脏腑之海，主润宗筋，宗筋主束骨而利机关也。阳明确则宗筋纵，带脉不引，故足痿不用也。由前论之，则曰五脏有热，由后论之，则曰阳明之虚，二说似异而实同。盖阳明胃属湿土，土虚而感湿热之化，则母病传子，肺金受伤而痿证作矣，是以治痿独取阳明也。取阳明者，所以祛其湿。泻南补北者，所以清其热。治痿之法，不外补中祛湿，养阴清热而已矣。（《医学心悟·卷三·痿》）

丹溪明泻南补北之法，此即疗湿热痿痹之候（《医级·杂病》）

丹溪有东实西虚，泻南补北之法，以镇阳光，火归窟宅，金不受火刑，而阳明亦无肺热之气乘之，宗筋柔和，机关可利耳。（《杂症会心录·痿证》）

乃古人治痿独取阳明者，何也？《经》云：真气与谷气煎而充身。又云：阳明为脏腑之海，阳明确则五脏无所禀，不能行气血，濡筋骨，利关节，故肢体中随其不得受水谷气处而成痿。又云：冲为十二经之海，主渗灌溪谷，与阳明合于宗筋，而阳明为之长，皆属于带脉，络于督脉。阳明确则宗筋缓，故足痿不用。统观经旨，欲除肺热，必先除阳明之热，而养其阴，调其虚实，和其逆从，斯宗筋润，筋骨束，机关利而病已也。（《杂病源流犀烛·诸痿源流》）

痿由肺热传入五脏，热蒸则湿郁，气机为之不利，与风病外感，善行数变者不同。乙未余寓上海，刘君润甫之室，病起夏秋，缠绵数月，偃息在床，起坐无力，手足软弱，不任举持，来延余诊。切其脉，大而滑，知是夏令湿热蕴久不化，气分受伤，致成痿证。与草木在暑日中，热气蒸灼，枝叶皆萎软下垂无异。非得夜来清气涵濡，则生气必不能勃然。遂用清燥汤法加减治之，月余而症悉愈。

丁酉余客天津，夏初，潘黎阁观察为其孙缙华病久不愈，来速余诊。据云：患已数月，延今手足心热，盗汗不止，胸胁胀闷，抽搐作痛，两腿酸不任地，痿弱如废。余切其脉，寸关虚缓，尺部滑实，知是上盛下虚之假象。当舍证从脉，作上虚下盛治。用补中益气汤、郁芩五苓汤等方出入加减治之，两旬余而愈。

二证治法，即前哲泻南方补北方之意也。然或以泻为补，或以补为泻，或补与泻而相需，用意时有不同。又况兼食积、挟瘀血，痿证常有之，余尝佐以消食、活血诸法，始能奏效，岂能以一法尽乎？（《诊余举隅录·湿热致痿》）

《经》以肺热叶焦，则生痿躄。《吕览》云：台高则多阳，多阳则痿。又云：户枢不蠹，流水不腐，动也。形气亦然，形不动则精不流，精不流则气郁，郁处足则为痿。《淮南子》云：木气多伛。由此观之，痿躄乃水亏火盛，木郁脾伤所致，泻南补北主之。川黄连、川黄柏、黄芩、连翘、大生地、怀山药、山萸肉、福泽泻、赤茯苓。

又诊：连进泻南补北之剂，两足自可徐行，饮食亦增，形神亦振，软数之脉亦缓，都是佳征。盖泻南方火则肺金清而东方不实，何脾伤之有？补北方水，则心火降而西方不虚，何肺热之有？药获效机，原方增损。大生地、怀山药、云茯苓、福泽泻、怀牛膝、制豨莶、川黄柏、制苍术、黄芩、川黄连。

忧劳伤肺，损及三阴，足胫无力，步履欹斜，脉来软数而空，《经》以肺热叶焦，则生痿躄。足之三阴，从足走腹，一阴主筋，二阴主骨，三阴主肌肉。肺为相傅之官，治节出焉。三阴亏则筋骨肌肉不能自收持，肺热则失其治节，竟成骨痿。泻南补北，前哲良模，独取阳明，《内经》奥旨，医话伸，燮饮加减主之。大生地、白知母、怀牛膝、川黄柏、冬白术、鲜石斛、宣木瓜、桑寄生、虎胫骨、川黄连、黄芩、龟版。